

文史杂谈

巩义寇准故里为何没有寇姓人家

阎兴业

巩义市芝田镇洛河东岸有一行政村，名寇家湾，清乾隆十年《巩县志》载“此为寇准故里，墓亦在焉”。而今全村1500口人中却无一户寇姓（全巩义市寇姓也仅有19人，零散分布，无聚居地），寇家湾为何称“寇准故里”？

寇准(961—1023)，字平仲，北宋名臣，世称寇莱公。其籍贯华州下邳(今陕西渭南)，生于山西太谷，19岁考中进士，历四朝，太宗、真宗时两次拜相，为官40多年，可谓朝廷柱石，是影响北宋江山命运的重要人物。宋太宗赵光义曾说：“朕得寇准，犹文皇(唐太宗)之得魏征也。”

在百姓心目中，寇准是忠臣。他忠于国家，忠于民族，忠于职守，忧国忧民，颇具民族气节。宋真宗景德元年(1004年)，辽兵南侵压境，大有灭宋之势，朝野震惊。寇准排众议，反对南迁，力劝御驾亲征。宋军果然士气大振，一举射杀辽军先锋，最终取得胜利。此次胜利，抑制了契丹的野心，遂促成了“澶渊之盟”，使北宋王朝安定繁荣了一百多年。寇准也是清官，他清明廉洁，刚正不阿，蔑视权贵，反对阿谀逢迎。他先后两次高居相位，长达30年，却没有为自己修建过一处豪宅。当时有一位诗人魏野写诗赞扬他：“有官居鼎鼐，无地起楼台。”寇准还是诗人。他一生写诗甚多，留存下来的有近300首。他的诗风类似贾岛，是北宋“晚唐诗派”代表人物之一。

不幸的是，寇准曾多次遭奸佞诬陷，几度沉浮。他晚年被贬为雷州(今广东海康)司户参

军，一年多时间就病卒于任上，留下遗言“生为大宋臣，死葬嵩邱坟”。经亲友请求，仁宗诏许归葬西京(今洛阳东，时巩义属京畿)，陪真宗陵。其夫人宋氏遂扶柩水路北进，途经湖北公安等处，当地父老插竹路祭，后竹子成活为林，人称“相公竹”。长途跋涉，一路艰辛，进入林境后，遂选莹于真宗陵西北侧，黑石渡南洛河东岸，即今寇家湾。《巩县志》明嘉靖本和清乾隆十年、五十四年本，以及《河南府志》中均有记载。其子侄家人为守墓奉祀，筑庐而居，遂以此处为家，繁衍生息，形成村落。寇家湾始得今名。

景祐元年(1034年)，仁宗为寇准平反，恢复太子太傅称号，赠中书令、莱国公，后又赐谥曰“忠愍”。皇祐四年(1052年)，诏翰林学士孙抃为寇准墓撰神道碑，仁宗亲篆碑额“旌忠”。其后，寇准祖居地渭南的族众亦有慕名迁居此地者，寇家湾遂声誉大振，渐被人们称为“寇莱公故里”。70年后，至宋靖康元年(1126年)，金兵南下，相继攻陷巩县、永安县、汴京、徽、钦二帝被掳。金兵大肆烧杀抢掠，致宋帝陵区一片狼藉，官兵有家破人亡之虞。原住寇家湾的寇氏后裔“循遗训，守臣节，面不朝金”。为避兵燹，在九州公的带领下，辗转至偃师今窑头、杏园庄、孙家湾、寇圪塔等地定居，至今人口已有2000余户。

据传，洛水边寇准墓冢高大，牌坊、石雕俱全，景象威严。因紧临官道，宋以后凡官员路

过，文官下轿，武官下马，祭拜后方行。后来地方官借墓近洛水有淹没之险，奏请朝廷，遂迁墓至本村东北岭上(具体年代待考)。

据民国十八年《巩县志》和寇氏家谱记载，岭上寇准墓(其地今属东黑石关村)占地一亩有余，坐北面南，冢高3米，周围21米，神道两旁原有石望柱、石人、石羊、石虎8件。墓前的碑刻“宋寇莱公之墓”，系清康熙五十五年(1716年)巩县知县陈恂奉命撰立。可惜的是，此墓“文革”时被夷为平地，仅存一石虎二石羊。2012年，偃师市寇氏后裔与寇家湾、东黑石关两村协商，共同恢复了寇准墓，竖“宋寇忠愍公之墓”碑和“重修先祖陵墓墓记”碣于墓前，且年年祭祀。寇家湾值得骄傲的标志性景观又得以重现。

寇准的形象深受老百姓喜爱，从《寇准背靴》等剧目久唱不衰可见一斑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此村农家尚存有写着“莱公故里”的布袋、褡裢，以示荣耀。寇准坟虽几经变迁，但两处遗址仍记在人们心中。每年外地寇氏前来祭祖，本村民众都热情相助。今年，为传承文明，改善环境，发展经济，寇家湾村民共议，与偃师等地寇氏后裔联合成立了寇准文化研究会，并规划在村口竖寇莱公雕像，在村道两旁建寇准诗文碑廊，原址修建寇莱公祠堂和寇莱公陵园，石牌坊、石望柱、石人、石羊、石虎，俱恢复原先规模，供寇氏后裔返乡祭拜和村民学习交流传统美德之用。

巩义寇家湾现在虽然没有一户寇姓人家，但依然是全国各地寇氏后裔的祖望之地。

随笔

绿城晨曲

柴清玉

郑州，被称作绿城。这几年，郑州加强生态建设，绿城更绿，鸟儿也回到了城市。

窗外，是几棵高大的法桐，枝伸叶展，葱葱郁郁。

每天清晨，阳光还没来得及露脸，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就开始欢快地响起来，尖厉的、温婉的、急促的、舒缓的、动听的、不那么悦耳的……麻雀、喜鹊、黄莺，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鸟儿，尽情地舒展着自己的歌喉，汇成了动听的晨曲。我不知这些鸟儿来自何方，也没有注意它们什么时候开始在窗外梧桐树上聚会，但是，它们来了，它们真的来了。

一天早晨，我隔着窗看着它们在那浓密的枝叶间飞舞跳跃，高兴地鸣叫着。我想，它们是不是在争论什么问题呢？是环境保护、食品安全，还是如何在城市生存？这些都是人类关注的问题，也是鸟儿们遇到的问题。或许，它们的话题没有这么沉重，仅是朋友们轻松的聚会闲聊，或是像公园河边晨练的人们一样在活动筋骨，吊嗓子练发声。我最不希望的是，它们在开声讨会，在控诉揭发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和践踏……记得小时候的课本上有一篇叫《猎人海力布》的童话，海力布嘴里含着那颗珍贵的宝石，就能够听懂鸟兽们的语言，他从鸟兽们的语言中得知一场重大的灾难即将来临，便及时告知人们提前躲避，自己却变成了一块石头。我佩服海力布对人类负责、宁肯牺牲自己的精神。我没有那样的宝石，不懂得鸟儿们在说什么，但我觉得在城市能够看到鸟儿的飞翔鸣唱，这本身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协奏曲。

有时候，鸟儿们的鸣叫会把我从睡梦中搅醒，但我丝毫不会责怪它们，反而会经常拿一些小米、豆子之类放在窗台上慰劳它们。前些年，由于城市发展建设，加上人们缺乏环保意识，树木被大量砍伐，人们说“绿城”褪色了，空气污染也日益严重，鸟儿也躲得无踪无影了。如今，它们回来了，说明我们的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成效，也说明鸟儿们在适应城市化的进程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鸟儿是人类的朋友，我们应该善待它们，保护它们！城市的天空总是一片灰霾，不见蓝天白云，不见鸟儿飞翔，那是多么的单调乏味，那才是人类的悲哀。

让鸟儿们的歌唱，永远伴随我们迎来阳光灿烂的新早晨。

新书架

《线城》

刘文莉

这是一座北回归线穿过的城池，这是一座徐霞客生活了54天的城池。在山和水背后，在历史和现实背后，还保持着千年如斯的风土人事。这里的人，或扎根于斯，或出走天下，或自觉归来，在他们的命运中都带有大地、土地和当地的脾性，与气质。作者把异乡作为故乡，把“线城”作为线索，将其置于宏大而宽广的时空里，用人类学、社会学、地理学、历史学和文学的视角去打量、寻找和呈现中国人所丢掉的生活方式。

最后丰富自己。当我们大家在一起谈理想的时候，就好像爬山前在山下散步，每个人都会信誓旦旦，说我一定要爬上山顶。真正开始爬以后，爬了不到三分之一，就只剩一半人了；到了半山腰的时候，只剩五六个人了，其他的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然后，半山腰上的人说，上去干吗呀，上去了不还得下去吗？山下的人说，有这工夫还不如去看场电影。所有的人都给自己找了理由，最后只有一个人爬上了山顶。这个人告诉大家，我看见了很美丽的风景，但很多人不以为然，说画面儿上也有，跟你看到的是一样的。要不就别说我没上去，我不信你说的。同样，我现在跟大家讲很多关于理想的故事，你们将信将疑是正常的，因为你们现在还在爬山的起点上。我可以和大家打个赌，如果你们能坚持爬到半山腰以上，20年以后，你们回过头来讲理想的故事，我相信，你们会比我讲得更精彩、更感动、更能让人有力量。

博古斋

堂号

佩实

“堂号”也叫“郡号”，本是厅堂、居室的名称，因古代同姓族人多聚居而居，或同一姓氏的支派、分房集中居住于相近的庭堂、宅院之中，故引申为家族门户的代称，是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堂号和郡望一样，都是中国姓氏文化中特有的范畴。“堂号”产生的宗旨大致有三：一是牢记祖先的郡望，二是彰扬祖先的功德业德，三是训诫子弟继承发扬先祖余烈。其多源自本姓祖上某一历史名人的典故事迹或趣闻佳话。例如：姜氏“天水堂”，柳氏“河东堂”(郡望发祥地)；孟氏的“三迁堂”(出自“孟母三迁”的故事)；周姓的“爱莲堂”(出自周敦颐的名篇《爱莲说》)；连姓的“上党堂”则出自《明史·连楹列传》。刘姓后人以“蒲编”为堂名则源自三国刘备故事，借此告诫子孙勿忘祖先创业之艰辛，以简朴勤奋为本。此外，还有自创堂号(陶氏“五柳堂”)，以王位(郭氏“汾阳堂”)、谥号(包氏“孝肃堂”)等为堂号的现象。至今，人们在谈论某一家族时，还有以“某某堂”称呼的。

自隋唐始，一些文人雅士喜欢把“堂号”署在诗文书画作品上。后来，干脆把家族的“堂号”逐步演化为个人的书斋名，在文化交流时签署使用，故唐朝有“爵位不如族望”的说法。其中有：唐杜牧的“碧澜堂”，宋陆游的“双清堂”，明汤显祖的“玉茗堂”，清秦荣光的“养真堂”等。现代则有鲁迅的“侯堂”，周作人的“知堂”，郭沫若的“鼎堂”，丰子恺的“缘缘堂”，王国维的“观堂”，孙犁的“耕堂”等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许多少数民族，内迁后接受了汉文化，也有以华夏繁衍地的郡名或祖上业绩典故作堂号的。如匈奴呼延氏的“太原堂”、回族爱氏的“西河堂”、彝族茗茗氏的“河内堂”等。

堂号是一个姓氏的特殊标识，能显示姓氏发源的地缘关系，同时具有联系姓氏与宗族关系的意义，还是寻根问祖的重要线索之一。如今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，许多大陆宗祠得以恢复，族谱被续修，堂号对敦睦宗族，弘扬孝道，维护家庭、宗族和社会的稳定，特别是对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、凝聚力乃至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都发挥着重大的促进作用。

我们就这样等在那儿，等了一个多小时，来了一辆特别大的货车。看到我们横在车辙上，那辆大车就停下来了。我们写了一个电话号码给大车的司机，让他出去以后打电话给别人，让他们来救我们。大车走了以后，我们在车上嘀咕，说这事靠谱儿吗？人家会给我们打这个电话吗？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，当生存是唯一选择的时候，信任是最宝贵的。结果，又等了一个多小时，救我们的人就来了，把我们接了出去。

经历了这件事，我一直在想，人什么时候最恐惧？不是没钱的时候，不是没有水的时候，也不是没有车的时候。其实，最恐惧的时候是没有方向的时候。只要有方向，所有的困难都不是困难。有了理想，就相当于你在戈壁滩上突然找到了方向。当你锦衣玉食、歌舞升平的时候，你并不会觉得理想特别重要，只有当你像我一样到了戈壁滩上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它的重要性。所以，我认为，理想就是一个愿景、一个梦想、一个价值观，它能引导人生的方向。

商都钟鼓

朋友的类别

王道清

人不可无友。无友之人必然是孤家寡人，成不了大事。俗话说得好：“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”足见朋友的重要。

大千世界，芸芸众生。所谓朋友，五花八门，朋友之间的友谊千差万别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结交朋友，不可不慎。

纵观古今，人间朋友，大体可分四类。即佛教的《李经》里所谓“有友如地，有友如山，有友如友，有友如秤。”其中好的有两类，坏的也有两类。前两类是好的，后两类是不好的。

有友如地。大地能普载万物，能生长万物，并能储藏万物。结交这种如地的朋友，他自己谦卑低下，容许我们获得他的资助、好处，他帮助我们成长，关怀甚至包容我们的一切，并且无怨无悔地付出，从来不会嫌弃我们，但是如果作孽太多，他也会生气而“山摇地动”。

有友如山。好朋友要像高山一样，友谊坚固。你看，一座高大的山林里，有许多的树木花草，山里藏着各种野兽，还有各种飞禽聚集。所以，如山的好朋友就是有德有学，对人生死不渝，各色人等，甚至飞禽走兽，都喜欢归向他，犹如磁场之于金属那样，具有极大的吸引力。

有友如花。如花的朋友，好看时把你戴在头上，不好看时就把你踩在脚下。这是一种势利的小人，不能同甘共苦、患难与共。跟这种人交朋友，他只会利用你，与他有利则交，无用则拒。所以，交到如花的朋友，都是短暂的，不能友谊长存。

有友如秤。秤，称之为“度量衡”，可以衡量轻重。如秤的朋友，当你富贵发达的时候，他就看重你；一旦你失意潦倒，他就轻视你，完全不以你的道德、人品、智慧来论交，只是以小人的势利眼来观察你，就如秤砣一样，你重他就低头，你轻他就昂首。所以，这也是一种不能平等相交的朋友。

如地、如山的朋友，即欧阳修在其著名的《朋党论》中所说的“君子之朋”，而如花、如秤的朋友，即《朋党论》中所谓的“小人之朋”。所以，我们在人际交往中，应注重交那些如地、如山的“真朋”——“君子之朋”；避免误交那种如花、如秤的“伪朋”——“小人之朋”。



白头相守 张毅敏

掌故

党校的由来

阎泽川

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100多年历史中，世界上第一所党校是1906年德国社会主义党创立的。这所马克思主义学校，从创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，先后举办过七期培训班，每期半年，共培养出203位共产党员。这些党员大多是党的基层工作者和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工人，其中有2/3的人在26—35岁之间。学员们毕业后，多数都回到原来工作岗位上，成为更加称职的报刊编辑、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、工厂支部书记和工会运动的领导人，等等。其中佼佼者后来成长为党的主席和共和国总统的威廉·皮克(1876—1960)。在党校授课的，有党的著名理论家罗莎·卢森堡和弗兰茨·梅林，在授课讲稿基础上，卢森堡写出了他的名著《国民经济学入门》和《资本积累论》，梅林则写出

了专著《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》，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仿效德国的榜样，于1911年在巴黎郊区龙寿姆创办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一所党校。

我党的第一所党校则是1925年中共北方区委开办的北京党校。1925年9月，中共北京地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，在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同志的直接领导下，筹办了北京党校，这是一所秘密党校，也是我党最早的一所党校。党校由罗亦农担任校长，总负责，北方区委委员赵世炎、陈乔年等担任教员。李大钊同志经常亲自指导，瞿秋白等同志也常到党校讲课。党校校址设在北京市府胡同一个传统的四合院内，门口挂着某某中学的校牌，以作掩护。党校的第一批学员有一百多人，他们大部分来自北京以及北方各地，多数是具有中学文化程度、朝气蓬勃的年轻的共产党员。党校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党的基础知识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时事等课程。在党校经过短期学习之后，便由党组织分派到北方区所属各地担任各方面的重要工作。

连载



丸，如果天天吃，对你的生命肯定是有好处没坏处的，肯定能帮你解决一些问题，但你不能指望吃了它以后，所有的问题都能立即解决。有理想的人和没理想的人相比，前者的成功概率一定比后者高一点儿。另外，快乐程度高一点儿，毅力强一点儿，走得远一点儿，心里踏实一点儿，无非是

这样。不是说你今年20岁，有了理想，到25岁就房也有了，车也有了，媳妇也有了，什么都有了。我常说一句话，叫作追求理想，顺便赚钱，真正有理想的人是不算这些的。不是说这些不重要，当你们的人生即将开始的时候，你们很重要，房子很重要，老婆也很重要。但天下事了犹未了，有很多事，如果你的方向不对，就不会了之；如果你的方向是对的，那你解决一个问题，就上一个台阶。

我想起20多年前我们几个合伙人创业的故事。当时，因为社会的变化，我们离开了机关，离开了学校，到海南去创业。我们拿到了营业执照的时候，跟民工没什么两样，甚至连执照都是借钱拿到的。当时我们几个人光着个膀子，穿着条短裤，拿到执照以后，坐在路边的花坛上琢磨，是干还是不干呢？我说必须要干，因为你们就是奔着梦想去的。

很多人一谈理想，就难免要谈到现实，大家总是说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我是这么看的，理想永远是从现在孕育出来的。因为不满，所以有梦想；因为

没有，所以需要；因为很弱小，所以想强大。所以，理想的存在本身就是因为它和现实不同，是因为现实中太缺少某些东西，如果你什么都有了，那就不叫现实了。我们总是想脱离现实，这是不对的。那么，我们和理想之间应该怎样对话呢？理想只是告诉你你要去哪里，具体怎么去，是你自己的事。比如理想告诉你你要娶个好媳妇，具体怎么娶，你还得上相亲节目，就是这样。

简单来说，也可以这样讲，现实是“术”，理想是“道”。也就是说，去哪儿、为什么要去那儿，这是理想回答的问题；怎么去、什么时间去，这是现实中每天要解决的问题。另外，我们必须看到，真正能坚持理想的人毕竟是少数，多数人的理想都在实现的过程中被现实磨灭了。就像人们18岁的时候都在谈恋爱，而38岁的时候都在过日子。真正相信爱情的人很少，能靠爱情活一辈子的人也很少，恐怕只有琼瑶阿姨是真正的爱情的信徒，她用爱情滋润自己、养育自己，而且成就自己，